

明末清初史料選刊

東江疏揭塘報節抄

東江客問
東江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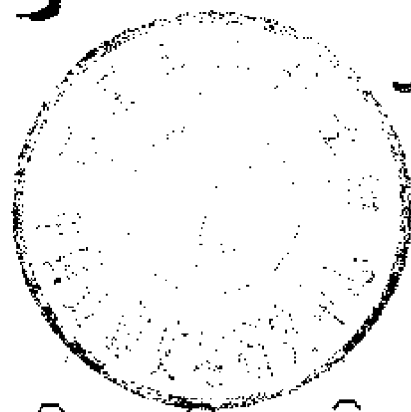


明末清初史料选刊

東江疏揭塘報節抄

〔清〕毛承斗輯

東江客問
東江遺事



〔明〕吳國華撰

〔清〕吳騫輯

浙江古籍出版社

1846

东江疏揭墙报节抄（外二种）

贾乃谦 点校

•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二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159,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统一书号：11347·26

定 价： 1.50 元

前言

在明、清两朝易代的前夕，杭州人毛文龙曾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参加关外抗清的时间比较长，但直到天启元年据有辽东海外的皮岛（即东江）时，才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官至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显赫于一时。他先后居海上八九年，有人说他牵制住清军不敢西进，有人又说他冒功糜饷，尾大不掉，毁誉很不一致。到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矫旨将他斩于双岛，不到半年，袁崇焕自己也被磔死。由于这当中夹杂着与清方之间的一些扑朔迷离的关系，后世对两人的功过是非，意见分歧仍然很大，特别是对毛文龙，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但不管怎样，毛文龙总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只要看他的几位后来投清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日后都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可见一斑了。

这次校点出版的三种史籍，都有关于毛文龙，而且绝大部分是为毛文龙说话的。我们相信读者自能辨别，不至于为这些一面之词所牵拘。而且，象《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毕竟是第一手资料，是评价毛文龙其所不能回避的。此书的辑者毛承斗，名钰，是毛文龙的儿子，长于钱塘。清初，孔有德等曾数次荐他为官，他固辞说：「愚不任官事，且惧违先将军志也。」其志节于此可见。《东江

《疏揭塘报节抄》与《东江客问》合在一起，系明崇祯刻本，传世很少，目前只见于浙江图书馆，弥足珍贵。此书还有不少眉批，出于无名氏东海鹤放道人之手，考虑到排印的方便，这次将它们移置于每篇之后。

《东江客问》是吴国华针对程本直所写《吼声》、《漩声纪》两文而撰的为毛文龙伸辩的文章。程的两文则为袁崇焕伸辩，著录于《丛书集成》所收的《袁督师事迹》一书中，可以参阅。《东江客问》与《漩声纪》等篇章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对毛、袁的是非功过进行争辩的激烈情况。

《东江遗事》的辑者吴騫，字兔床，浙江海宁人，是清嘉庆年间的著名藏书家。他辑录此书，自己不著一语，但观点非常明显。近人李光涛写有《评〈东江遗事〉》，和长达十万言的《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的大块文章，对《东江遗事》指责甚厉。他当然没有机会看到象《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这样的材料。即便是如此，我们对于他的一家之言，还是应该注意的。

这次的校点工作，自始至终都在李洵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另外，浙江图书馆也给予大力的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賈乃謙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总目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清〕毛承斗辑（一）
东江客问·····	〔明〕吴国华撰（一三七）
东江遗事·····	〔清〕吴 璠辑（一四七）

〔清〕毛承斗辑 东海鹤放道人删评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目录

第一卷	天启元二两年	(五)
第二卷	天启三年	(一二)
第三卷	天启四年	(三二)
第四卷	天启五年	(四三)
第五卷	天启六年	(六五)
第六卷	天启七年	(八五)
第七卷	崇禎元年	(一〇五)
第八卷	崇禎二年	(一二九)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一 天启元二两年

天启元、二两年塘报

元年全报失于□□之战，二年全报失于鹿岛飓风。今据□□所得，节而存之，然已遗其发塘月日矣。

五月二十日，奉本院宪牌，带沙船四只，装军士一百九十七名，规取镇江等处。前至盖州所属地方，打听动静。致书招抚伪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尽忠、金州刘爱塔，劝其归顺。爱塔忠义，随安抚一带人民，咸称想望入朝，如同饥渴。职即乘机约会原管旧役数千，以为内应。六月十八日，至红崖子，伪把总周永祚带□□防守，不容上岸取水。官兵渴甚，且风逆不能前行，二十三日方至猪岛上岸，人民尽逃，得牛二十只，犒赏军丁。随往长行岛屯住，招抚复州旧役以为内应。七月初二日，开船进广鹿岛，遇大风大雨，打回船只六十里，逢见民船一只。船头李景先供系鹿岛住民，书愿为效用，与千总割付。初四日至广鹿岛，□□岛官胡可宾搬运牛马粮石，勒娶寡妇□□□□人，说知擒获之，安抚居民一百六十余家，民丁七百余口。初八日，至哈店岛，擒获岛官任光堃，率民百有余口，地方三十余里。初九日，至大长山岛，收服郭长儒等六百名，地方八十

里，至小长山岛，收服李二等三百名，地方三十里。初十日，至石城□，擒获叛逆岛官何国用等十人，斩获首级三□，夷船三只，铜炮二位，铁炮四位，安抚宋尚元等并住民千余，地方九十里，擒买牛夷人十二名，至鹿岛，安抚李景先等一百余名，地方二十里，又抚海洋岛刘景时等八十名，地方五十里，至王家岛、大小獐子、号子等岛，收服郭得乾等五百名，地方五十里。此卑职奉委以来，到处招抚，到处锄逆，到处约会。不日上镇江，则相机行事矣(二)。

〔原眉批〕

(一)□□见奴未□□□事也□而□本孝友，遭世妇病割，饮其药而愈，甚爱之，因以女妻之，更其名为爱塔耳。辽、沈陷后，在阵上点头，诺为将军内应，屢以情输东江。以母在奴中，久不得归。中间为沈有容先期□□□聪挖□□□青奴刃而得免于难者，奴女之力也。

(二)此将军未到镇江以前，所收复沿海二千余里人民、岛屿之大略也，而奴不得与争□□之。

除具报外，七月十四日，□鹿岛泊舡，抚安本岛住民，并招边海黄嘴□□□处豪杰，犒赏归正军民，人心欣躍，争欲效死。当闻双山伪游击缪一贞掳掠民财，逼勒刮发，横虐一方，职即发兵往攻。潮信难期，七月十八日至朝鲜弥串堡地方，暗通镇江士庶。十九日，据镇江住民徐六报称：镇江伪署游击佟养真闻职发兵暗袭双山，随忙拣选夷兵一千余名，抄救黄嘴、双山等处去讫。时计镇江兵不满千，壮勇既出，城中必空，遂分兵一百余名，令千总张攀并率屯民百余，邀绝去兵归路，

援兵一百余名，千总陈忠率领，乘夜渡江，进泊镇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暗通镇江中军陈良策，约为内应。候至半夜，喊声齐发，一鼓登城，内外夹击，贼皆胆破。佟养真披衣迎敌，被众迎头棍击，仆地就缚。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及壮丁八十名，各持器械厮杀，二更有余，俱就擒缚。其□□丁黑夜逃奔，不计其数(二)。当日闻报渡江，□□□□，秋毫不敢有犯，人民大悦，一时牛酒迎劳者，不下数十万余。卑职乘其军民震动向化之诚，差千总陈忠等率领水陆官兵，顺流远袭盐城等处，围攻伪游击缪一真等，就擒，不分元从，悉行梟示，号召沿海一带各堡千有余里之内。即金、复人民，处处扑杀虏级，约五千余颗。车马捆载，响应奔附，不可胜计。第兵力寡少，人皆恐怖。原奉咨文投递朝鲜借兵，尚未回咨。催促边臣，皆以候国王旨意为辞，不肯调发，势甚孤危。倘奴酋发兵复仇，前功势不可保。伏乞本院一面速发大兵渡三岔河以为牵制；一面调兵二万，从海道径至镇江，并发粮饷，以助进剿，以卒前功，国家万民之幸也。

〔原眉批〕

〔一〕将军首复镇江，而居重于高丽之皮岛，以为□□指示之地，后□□艰危万状，不肯轻去其□者，诚谓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平辽扼要区也。而朝议必驱之移镇近岛，此直心恶其能，取其成谋而拂乱之，因为关、宁营制牵耳，岂尝有平辽之意哉！

职自本年七月内，克复镇江各城。八月初一日，大虏犯抢，遂率军民□□夹江(二)。初六日，遣兵

潜伏要路，连杀虏拔□□去。九月十七日，有伪将佟养性，差叛族佟天德等九人招诱石城岛民。哨探官役毛有禄、张元祉、宫养陈，即同生员朱国昌等，会同擒获。审系佟贼的族，七人梟示，其徐文焕等监候。十月初二日，伪游击朱继文差奸细董一利、文举等两持谕帖，招诱归正军民。巡江官役刘天春、尤景和、倪显祖等擒获。初六日，有伪旗鼓吴得元、伪官马世勋等，密赍伪札，暗通乡民千总吴仲庠，欲袭卑职，招民投虏，亦被巡江官役刘天春、倪显祖、邓子礼、毛有禄等，同哨探生员邓子智，以计执解。审得元从逆殃民，越江间谍，即时梟示，以儆逆谋。吴仲庠知情不报，先罚赏军饷银二百八十两，营马八匹，给散军士，以警二心。时广宁从征家丁及练集义兵，戍防半载，粮饷不敷。卑职捐资二百余两，更賒借商银布物二□余两，并变卖各岛无主粮石，舡只八十余□□朝鲜布、绵、皮革、大小米千石，委曲量散。十三日，始有原任参将管大藩赍银二千两，率水兵前来策应。其银，管参将领去三百两。卑职因其兵多坏舡，衣食无措，借朝鲜米百石，谕岛民义助米百石，赈活之。请合营，则辞水兵不能登陆。间谍言奴欲西犯，卑职乃同抚院标下参谋刘可绅及各官，议出奇以分其势，密结宽奠、暖阳义民高士芳、刘承德等为内应，遣官兵暗赍火器，先伏各处深林空谷，以张疑兵。二十四日，有虏二千骑出长奠地方。札加守备林茂春、赵翼龙、千总汤遇时、蔡承恩、把总满姑等，率兵邀迎射击，虏大败走。有千余骑出镇江地方，札加千总王辅、把总刘文举、巡江千总尚学礼、王高及实授守备陈志、札加守备尤景和、千总王承鸾、毛有禄、张元祉，把总许伯周、潘应蛟、徐应翰等□共八百余名，奋勇迎击，札加守备张继善□□兵阎景松、

王进美、杨世魁等发伏夹击，炮声震天，首尾冲杀，顺民内应，杀死虏人约二千余颗，贼奔宽、暖而遁〔二〕。两阵战死家丁徐成功、王尚贤、孙承传等，并顺民杨继光等三百余名。未几，虏二万余骑，复来宽、暖地方，临江结营三十余里，投掷伪书于朝鲜义州，令其剿杀归正军民，绑拿卑职。职同参谋刘可绅、中军丁文礼、旗鼓刘仰科等带领兵丁二十余人，扼伏险要，掩旗息喊，为伏兵之形，夜令各营放炮。先伏于宽奠、暖阳各山火器手，亦齐发炮，声接数里，虏惊，伏发溃走。二十七日，尽焚长奠、永奠、大奠、宽奠、暖阳、凤凰城各等堡，义民内应，并官兵掩杀烧死，斩获虏级，约四千余颗〔三〕。余虏退守连山关为界。伏照异域集乌合之师，与国解纓冠之义，而大虏数犯，全师幸存。且疑水兵十余万将袭□□□地数百里，倘得东西齐举，奇正进攻，则□□□恢复之机矣。如札加守备张恩、尤景和、陈继盛报国忠心，勤劳夙著，所当破格优题，以旌忠勇。实授守备陈忠、札加守备张大捷、赵翼隆、赵成功、林茂春、易承惠、刘天眷，千总王承鸾、白惟学、王辅、许佐尧、毛有禄、宫养栋、王高、时可达、崔天泰，把总潘应蛟、满姑、孙得荣、邓梦麟、徐维翰、王进美、朱牧民等，累著劳绩，亦当重加优资，以示激劝者也。

〔原眉批〕

〔一〕将军驻镇江七日，辽民归者四万余人。度援兵不得至，退守夹江，俄移林畔。是时兵无担石，各散往村屯乞食。不数日，奴兵突至，围大馆数匝，乃毛师中室所居，奴以为师（帅）也。贿（帅）住小馆，距大馆尚二十里而遥耳。凡一日七遇贼，与战，以乘佟养贞□岛得脱，遂〔遂〕二十骑驰入定州城。越三日，而向之乞食兵众稍稍集。定州守将不令入城。将军曰：「岂可令

兵死于城外，而吾留城内独生乎？」则出城□合会兵，驻弥串堡，后乃得皮岛而居之。奴谋臣阿骨，沉勇善战，数劝奴早剪东江。将军患之，乃诈为答阿骨书，泄之奴，奴果疑阿骨，竟以幽死。

〔二〕辽阳继溃，山颓峡倒，将军奋臂一呼，忠义云集，几年之间遂成劲敌，奴酋为奔东山数百里而不敢居，真千古奇人，亦千古奇事也。

奴自弃宽奠、暖阳后，恨职益甚。且朝鲜边官，见职招民大〔太〕多，恐虏移怨，以情形通之。十二月十四日夜，虏二万余骑，自丑至辰，从鳞山渡江。十三日，已有女直通事黄连海过送食物，不报卑职，更令金姓者三人为之引路〔二〕。且传鲜民绑拿卑职，引围龙川，入城纵取寄贮龙川狱中真夷叛党七名。并宽、暖□□□堡阵斩夷级六千余颗，被虏劫毁，止存□□□十二颗。入远村搜杀避乱男妇，更传鲜民拿献于虏。其被害军民老幼七十一名，被掳男女十三名，生员许尧相战死。即引虏骑围车辇馆。札委守备吕世举率领官兵奋死突击，射死虏众，矢尽铜断，被虏攒射死，虏裂其肢体。札委守备陈显忠、毛文礼战死。鲜民仍绑就食乡兵一百四十五名献虏，杀于馆前，被掳妇女三十二口。余军民男妇皆匿山藪得免。复引虏贼一千余骑，直犯林畔属朝鲜。官兵皆散远村寻觅米豆。卑职率领中军丁文礼等官兵拒敌，一日七战，胜败相当。虏矢如雨，中军丁文礼、号头李国保、札委千总韩世卿、毛承儒等力战身死，旗鼓刘印科马蹶被擒。实授守备陈忠、札委守备尤景和、千总毛有板、把总王进美裹创突战，札委守备张大捷、千总许佐尧、池奉羔等率领步□□勇接战，斩获

虜級二顆，達馬二匹，虜乃退。□□□廣寧家丁馬成功、常住、李舉等九名，被重傷札委守备起翼隆、把总何友直、刘文举等官兵五名。卑职仍集官兵扼守定州，当日即令陈志、尤景和沿途招集溃散军民，并探贼去止。十七日，贼从麟山遁去。盖自卑职克复镇江后，虜谓卑职非有重兵，不敢远托异国，皆传有十万水兵，将攻其后。自败去宽奠、暖阳，将倾国大举，攻朝鲜义州各城。故边官惧其攻城，而以情形通之也。旗鼓刻印科被擒虜营，将解辽阳，乘看守虜人睡熟，遁归，所经地历官，皆给其米豆食物。假令贼虽入犯，鲜人不至绑献，解官少肯报知，不有此杀掠之惨矣(二)。

〔原眉批〕

〔一〕人知朝鲜忠义，亦知其初为导奴而绑拿毛帅者乎？馭得其道，狙诈作使，否则岂国家之方能制其死命哉！

〔二〕二年百万，恢土灭奴，此将军历疏所自矢约也。而国家岂要有尺土一民，寸铁斗粮为将军备发资？将军障风鹤以成军，托丽疆而□□，而试问谁为□舍？曰蔽□是；谁为□□？曰制挺是；谁为农具？曰铁山之砂砾是；谁为铸本？曰熔余之铜佛是。迹其所为，可不为今天下一奇男子哉？而当事者乃今日皆其诈级要功，明日覆其虚兵冒饷，甚而祇为通奴市倭，安史跋扈，其谓之何？乃将军身死无何，而奴遂从龙井关、大安口直逼都城。将军言若左券，于是乎东江八年来牵制之功，昭昭乎揭日月中天，而其如重□我是上宵旰忧劳，震惊□业何！此志士所为俯膺□□□□，悲夫！是时，奴募生致将军者，□千金，赘驸马。有辽人王世杰出应募，质其妻子而来，言鹿岛有积粟数千，其守将与相善，愿往约为内应而袭之。将军信其言，率亲丁三百余人，乘潮而往，命饒将军辅世杰先登，遣偵卒前导。俄报有草中伏卒，望见世杰奔回，将军曰：「吾堕其术中矣。」急麾兵反走，而潮已退去十余里，舟不可动。将军再拜祝天，须臾潮涌风生，鼓棹出洋。奴兵败集岛麓，阻潮不得进。舟甫及皮岛海岸，为风浪所击，倭成齏粉。此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辰时事也，既而汎潮复至，故知前一潮为神助耳。王辅亦探知贼募者，暗宣「毛耗今来送死」，遽于缚世杰归皮岛斩之。奴中呼将军为毛耗。